

范希曾论校讎学

中 岳

近年来，在版本、目录、校讎学的论著中，对彼此间的关系，众说纷云，争论不休。《文献》第七期发表的程千帆先生《校讎目录辨》一文，细加辨析，提出了校讎学包括版本之学、校勘之学、目录之学，藏弃之学，廓清了彼此间的界义。

对校讎目录之间的关系，近代人的看法就颇有分歧，作《书目答内补正》的范希曾曰：“目录之学，近代之显学也，咸同后，目录几掩校讎之名，有谓校讎学即目录学者，使以目录学代校讎学”。因此，范氏在《校讎学杂述》（载《史学杂志》1卷1期1929年3月出版）一文内，对校讎学作了辩证，提出校讎学包括校勘之学，版本之学，目录流略之学。其说如下：

校讎学者，治书之学也。比勘篇籍文字同异而求其正，钩稽作述指要以见其凡，综合群书而其类之学也。故细辨乎一字之微，广极夫古今内外载籍之浩瀚。其事以校勘始，以分类终，明其体用，得其总理，斯称校讎学。

合众本以校一书，撮旨意而为叙录，寻流派而别部居，乃校讎不易之步次。自刘向迄纪昀，莫之或远，故必尽此事，而没校讎之业始成。然全材今昔所难，世或得一察以自为。于是校讎之学，散而为校勘之学、版本之学、目录流略之学，派分门立，而皆得以冒校讎之名。要之皆非其全，明斯学未可以一端尽也。自诸学靡骋不能相通，日离治书之本，校讎学乃微，在若存若亡之间。

此外，对于校讎学内的鉴藏，范氏认为“要当分别观之耳”。其论如次：

或谓钱曾孙庆曾辈，亦艺术家也。旧槧孤帙，赖伊曹守护，国宝庶少

隳失，劳亦可录。求书藏之事，校讎得兼论及，郑章已示其先例。然则校讎之为学，实有主有从，究心鉴藏，谓非其附从之业，未可也。且考求印刷之演进，与夫刻书藏书之源流，皆有资于此辈之书，亦未可尽然，要当分别观之耳。

范希曾的校讎说，有别于程文所列举的洪亮吉说、缪荃孙说、叶德辉说、汪辟疆说，自成一家之言，故录以供诸同好。

《聊斋文集》抄本

王文章

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中的一部蒲松龄著《聊斋文集》旧抄本，是目前所见收集内容最多的本子。这部《聊斋文集》抄本的发现，对今后研究蒲松龄的作品和蒲松龄的思想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。

这部《聊斋文集》抄本，是该图书馆一九六〇年从古旧书店购买的。分十册，共收蒲松龄各种文章 376 篇。其中篇数较多的是序、疏、书 120 余篇，谢表 50 余篇，祭文 48 篇，其它如赋、论、小引等文章 150 余篇。经与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世界书局路大荒篇《聊斋文集》校对，抄本多收 328 篇。抄本中有“王村募修路序”等 23 篇，已收入路本《聊斋全集》除“代毕芳文祝叔母王孺人八十大寿序”与路本《全集》为“王孺人八十寿序”篇名稍有变动，其它内容抄本同“全集”一样。抄本抄写字体比较工整、细致，个别漏字已做过补写。

《聊斋文集》都是蒲松龄所著二百至三百字的短文，最长《上孙给谏书》一千三百字，最短《复王河阳》一百一十二字。内容较广泛：有反映建桥、修路、重修寺庙的序、疏文，如《连三沟募修桥序》、《王村三官阁募铸钟疏》文；有反映乡村生产生活的乡约、乡耆、遊泮、孝妇、食赋文，如《代毕伟仲贺族人耆序》，《代大庄公贺息争乡约序》；有描述大自然美景的《秦松赋》、《荷花赋》、《趵突泉赋》；有贺喜贺寿文，如《章印钟公寿序》、《颂张邑德政序》；有贺表谢表，如《擬大清会典告成逐谕礼部刊刻颁行天下群众谢表》；有祭文，如《为众绅祭唐